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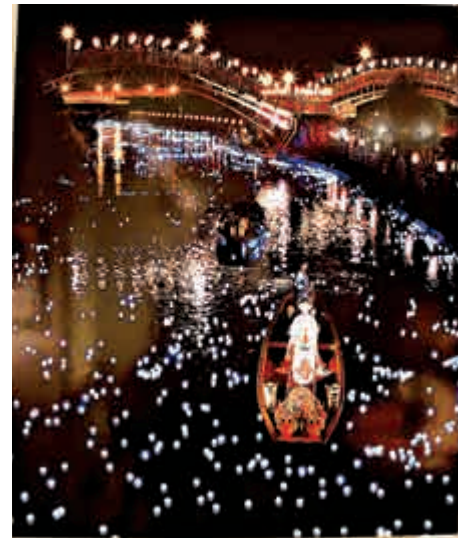
文化 Culture

嶄露頭角女中音 張吟晶甘當「配角」



▲ Daisuke Iizuka 作品 大公報實習記者 崔芷盈攝

▶ Eiji Nakane 《Guided By The Milky Way》 大公報實習記者 崔芷盈攝



攝影作品展示日本魅力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崔芷盈報道：日本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與本地畫廊Gallery27合辦的「Capture the best Japan」攝影展，由即日起至十一月四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在Gallery27畫廊舉行，透過攝影作品為大家呈現日本的魅力。

在十月二十四日舉辦的攝影展酒開幕儀式上，日本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總領事松田邦紀、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以及陳幼堅設計公司創作總監陳幼堅均到場出席。

「Capture the best Japan」G7 Japan 2016 Ise-Shima Photography Contest是二〇一六年年年初在日本伊勢志摩舉行的一場以「向全世界傳遞美好的日本」為主題的攝影比賽。參賽作品逾一萬七千多件，評審委員會在當中挑選一百四十多件優秀作品作巡迴展覽。今次於香港舉辦的攝影展展出當中五十多件作品。作品內容涵蓋自然、文化、風景、和食等多個領域。此外，是次展覽亦是「日本秋祭in香港」的活動之一。

袁國強在致辭時說道：「展出的作品不單表現出日本的風景，還表達到日本的文化，透過照片可以更加了解日本。」

「Capture the best Japan」攝影展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三十九號夏愨大廈一九〇一室舉行，查詢詳情可電二五三二二三七六，或瀏覽網址：www.japan.go.jp。

新園地 責任編輯：傅紅芬

【大公報訊】記者劉榕欣報道：舞台上的鎂光燈似乎永遠都聚焦於主角身上，但如若沒有願意犧牲的配角，一齣「Good Show」亦將難以完成……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的新生代女中音張吟晶就是這樣一位為歌唱藝術而「犧牲」的傑出「配角」。

青年藝術家脫穎而出

香港歌劇院獲賽馬會支持，於去年七月開始為期三年的「青年藝術家培訓計劃」，女中音張吟晶便是由四位評審：莫華倫、龔冬健、李忠順和Gordon Jones甄選後脫穎而出的十位參與該計劃的青年藝術家之一，並因此獲得該計劃總監龔冬健的指導，參與大量香港歌劇院的相關演出機會。

一九八六年出生於馬來西亞的張吟晶，先後於香港演藝學院取得音樂系學士及碩士學位，師從香港著名女高音阮妙芬，亦曾在多項國際歌唱賽事中獲獎。加入「青年藝術家培訓計劃」以來，先後參與《浮士德》、《莎樂美》、《女人皆如此》、《蝴蝶夫人》、《奧賽羅》等多齣大型歌劇，也曾於二〇一四年應香港管弦樂團之邀，擔任孟德爾遜（Felix Mendelssohn）名曲《仲夏夜之夢》的女中音獨唱。

受訪當日正值香港「打風」之際，張吟晶準時赴約，並就自己在港十年的從樂生涯與本報記者侃侃而談。訪談之間，令記者最為印象深刻的不是她對歌唱藝術的熱愛，而是她這個年紀的人身上罕有的一股雲淡風輕之氣。

珍惜在舞台表演機會

「我熱愛歌唱舞台，所以好enjoy（享受）自己現在的事業狀態，即便是配角我也唱得很開心。」張吟晶說得淡然，沒有絲毫非為主角的不甘，有的只是享受藝術的愉悅，雲淡風輕的一句便令人對這位初在樂壇嶄露頭角的女中音好感倍增。她認為女中音雖然在事業發展上不如女高音那般受人矚目，可擔任主角的機會亦遠遜次之，但每一個音域的



◀於歌劇《奧賽羅》中出演愛瑪利亞的張吟晶（右） 香港歌劇院供圖

▼張吟晶將於舞台劇《莎士比亞》飾愛神一角 受訪者供圖



▲張吟晶（右）與陳志雲一同探排《莎士比亞》 受訪者供圖

演唱都有其獨特的魅力，不可一概而論。張吟晶說：「我好珍惜在舞台上表演的機會，而每一個認真的演出都為我帶來下一個演出的機會，參演《莎士比亞》的機會亦由此而來。」她曾於今年一月因參演《羅生門》而首次接觸舞台劇，《莎士比亞》將成為張吟晶在港的第二齣舞台劇，而角色則是操控愛情的天使丘比特（愛神）。對於歌劇與舞台劇的區別，張吟晶則坦言：「初初接觸舞台劇時，

我的歌劇腔的確與搭檔的聲量有些格格不入，但經過多次的排練與調整已經解決問題了。」她亦相信這次與資深演員葉童、陳志雲等人一同合作呈現出來的將是一場令人滿意的「Good Show」。

舞台劇《莎士比亞》由即日起至十一月一日於北角新光劇院大劇場演出，尚餘少量門票可於購票通（www.cityline.com）購買。更多相關資訊可瀏覽新光劇院大劇場網址：www.sunbeamspot.com。

吉澳安龍

陳天權

曾先後看過西貢井欄樹，高流灣和沙頭角吉澳等三地的安龍清醮，前者是客家村，後二者有客家人和漁民共同居住。他們的醮會都有安龍儀式，村民舞動一條龍上山，在龍脈進行拜祭，以保不衰，為全村帶來吉祥。

吉澳進行安龍儀式時，大批村民隨龍上山，到達龍脈所在的山坡。他們先尋回十年前埋下的陶缸，把它起出，再放入一個盛滿井水的新陶缸，然後在喃嘸師傅帶領下進行去穢和安龍法事。村民認為這一刻很重要，不能受到騷擾，故禁止眾人拍照。儀式完畢後，村民用力舞動紙龍，最後放在陶缸旁邊，並不帶走。

今年出版的《吉澳村天后宮第二十六屆安龍太平清醮》特刊稱，吉澳地處大鵬灣風景秀美之區，相傳有龍脈行於島上，故人傑地靈，子孫興旺。島上村民歷代有安龍接福之傳統禮儀，二百年前便開始有安龍太平清醮，每十年一屆。

吉澳村公所值理會、旅歐吉澳同鄉會和旅歐吉澳漁民會在二〇〇一年聯合出版的《吉澳滄海遺珠三百年》刊物，亦有一段文字介紹安龍。原來舞龍上山前先進入民居，龍以黑布作龍身，龍頭鳳尾。現今這些環節已省略或改變了，吉澳所用的龍是一條細小的紙紮龍，井欄樹和高流灣的龍仍保留龍頭鳳尾（以活鴨作頭、紅布作尾），不過龍身並非黑色，而用長長的紅布連繫起來。



力吉澳村民釋放陶缸後大

普遍長壽

慕秋



紅塵記事

網球兒童班的教練問一位帶孫子來上課的婆婆：「最近怎麼不見您老公來打球了？」婆婆說：「他呀！請了位老師，天天練乒乓球呢！」

教練：「不錯呀！打乒乓球都是運動。我們這裏仍有兩位八十鬆些的，次次打完球喊骨疼，這些天打球前先吃止痛藥。」

我看着球場上正撿球的一群孩子，想到人家八十多還堅持打球，我是不是也該站起來動動手腳，不要總是呆坐在場外等孫子們下課？」

回到家，對先生說起那位婆婆的老公，八十多打不動網球改打乒乓球了，他說打乒乓球也可以很大運動量的，除非慢慢打，別打快球。

現代老人真是健壯，八十多歲還在玩球類，尤其仍堅持打網球這種高強度運動，多麼了不起！城中富豪大都打高爾夫，相對來說運動量溫和些，有些已去不了球場的，便在自家花園建「迷你」球場、球道，緩慢地玩玩。總之，現在的老人不分貧富，都明白運動有助長壽。

放眼望去，活過九十歲很普通。我仍有三位至親長輩，她們的年齡都已在九十歲上下，一位，智力失去了九成，另兩位，記性失去了九成，但體檢報告顯示，她們的身體機能仍沒什麼大問題，能吃飯動，有望奔着百歲去。她們屬不運動靜養型，卻也一樣長壽。所以，我現在對壽命持樂觀態度，只要稍加注意，比如均衡飲食，日走萬步，偶爾玩玩球類，有病及早防治等，就長壽了。退一萬步講，不運動也沒事，有長壽基因的更容易長壽。

正氣朝天斬妖邪

李英豪



閩性閩情

我國自古以來，民間人士幾乎無人不知傳說專斬妖邪、除惡魔的「驅鬼大師」鍾馗。據《周禮·考工記》與《禮記》載，「終葵」為古人用來專打妖魔鬼邪的大木棒。後人將器名「人格化」，把「終葵」二字反切，便是「椎」（即古人所指大木棒），諧音為「鍾馗」。

歷代繪畫鍾馗像的名家不少。近代使人印象最深的是齊白石數彩水墨畫《鍾馗搔癢圖》，繪一小鬼替長鬚赤背的鍾馗搔背，筆簡意賅；上方數行題字相得益彰，最後好一句「那能入我腸肚」。

清代「指畫大師」高其佩，以朱砂而非水墨繪鍾馗像；不少附庸風雅者認為是「始創」。其實元代民間早已有一些畫師，以朱砂繪鍾馗，貼於門上，蓋朱砂能辟邪驅鬼。筆者亦見過明代一佚名高手，以指頭蘸朱砂畫鍾馗，作為門神。

據宋代沈括《夢溪筆談·補》卷三載，北宋皇宮舊藏有唐代吳道子畫鍾馗像，但無法得見。唐代這位「畫聖」繪人物，衣褶如「柳葉描」，勢圓轉飄逸，有「吳帶當風」之稱，「莼菜條」富動感，「棗核描」則剛勁。相傳蜀主王衍得吳道子畫《鍾馗捉鬼》，竟令黃筌

原本改之；黃筌另畫一幅鍾馗，也不妄動筆修改，認為稍改即至失色神韻與意蘊。

附圖則為清末吳昌碩七十七歲時畫鍾馗《正氣朝天》（局部），別出心裁，寥寥數筆，衣帶飄逸；只誇張鬚髮特有形態，不描眼神，人物已活然紙上。



Bob Dylan

耶生



風陵夜話

Bob Dylan被傳拒絕領取今屆的諾貝爾文學獎，若此消息最後成真，也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他是Bob Dylan。

我們經常被賦予一些意義，比如Bob Dylan，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出道時，就是一個拿着一把木結他和一支口琴的一名鄉村歌手，一個叛逆者，會唱民權反戰運動代表歌曲。人們接受了這個形象，彷彿就把他凝結在那個時代，所以，當他放下木結他，真正走進搖滾音樂時，卻一度遭樂迷離棄。

在搖滾樂的領域，Bob Dylan給搖滾做了一件翻天覆地的改變，他把詩歌融入搖滾樂——他受到被稱為「垮掉的一代」的詩人、戲劇家如Allen Ginsberg、Jack Kerouac等的影響，歌詞中有一種瑰麗的味道，誰說嘈吵的音樂配不上如詩一樣的歌詞？再往後的日子，他做了許多音樂實驗，例如給舊歌再創作，或擷取名作的片段進行再創造，在版權方與未艾的國度，也惹起了很多爭議。

離棄也好，爭議也好，Bob Dylan懶理。自己做的事，就只有自己才能賦予意義。Bob Dylan不需要別人的認同，包括令人趨之若鶩的諾貝爾文學獎。聽聽他的作品就會明白，每首歌都超越了一個獎項所能賦予的東西。

與人為善

羅富齊



酒看人生

中國人常說「與人為善」，其出處為《孟子·公孫丑上》：「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意思是贊成別人學好，現在轉變成善意幫助別人，一個很高的做人境界。在檳城朋友中，莊先生是我所佩服的好友，不單單因為

他事業十分成功，還有他待人接物的態度。莊先生是客家人，祖籍廣東揭西，遷居檳城已經是第四代。莊先生的公司是做預混料的，間中和我買雜他命。這是非常耗心力的工作，要為大大小小的客戶調整配方，提出解決方案。每次見他都是忙東忙西，廣東人說的無時停。由於為客戶服務盡心盡力，生意愈做愈大，印尼、越南和中國內地都有生意。

有一次在他的辦公室見他，正開談間，突然有一陌生人到訪。莊先生好像和他不太熟，這位朋友突然拿出建築物的圖則，和莊先生用潮州話交談（在東南亞常常講潮州話，一如我們在香港說廣州話），之後訪客離去。莊先生向我解釋，原來這訪客是他律師的客戶，本來有一個地段十分不錯的地產發展項目，但因為向銀行借不到錢，律師知道莊先生常常幫助朋友，故此讓這客戶找莊先生探討合資的可能。聽他出的價，項目的確十分吸引。後來不

知莊先生有沒有入股。那天晚飯後，司機已經下班，莊先生竟然親自送我回到酒店，禮數十足。

回到酒店後，想到「與人為善」這句成語和莊先生的為人：他喜歡幫助人，朋友有困難，他都盡力幫助。因此，他的善名在外傳揚，有好項目但是有困難的人士都會找上門，這樣就增加了新的生意機遇，難怪他的事業愈見成功了。活到這個歲數，才明白成功非偶幸，記着「與人為善」啦！